




# 关于杜诗中的“臭”

鲜于煌

伟大诗人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中的“臭”字应怎样理解才正确呢？肖文苑在《唐诗琐语·再说“诗眼”》中说：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中的“臭”字，“是腐臭之意，从语法结构上看，它是动词。”而林安在《“诗眼”不一定是动词》一文中却说：杜甫的“这个‘臭’字也只能是形容词啊！”（《福建文艺》一九七九年第六期）“臭”字究竟是动词呢还是形容词呢？或者是其它词其它意义呢？这不仅关系到这个词在杜诗的词性问题，而且也关系到对杜诗如何正确理解的问题，很有明辨的必要。

臭，甲骨文作，或者作，篆文作，上象鼻子之形，下象犬之形，从犬自。

《说文》：“臭，禽走臭而知其迹者犬也。”段玉裁解释说：“走臭，犹言逐气。犬能行路踪迹前犬之所至，于其气知之也。故其字从犬自。自者，鼻也。”从《说文》和《段注》之中我们可以知道：臭的本义是气或气味，它既不是动词，也不是形容词，而是名词。《尚书·盘庚》的疏也说：“臭，是气之别名。”《礼记·月令》疏云：“通于鼻者谓之臭。臭则气也。”正因为“臭”的本义是气或气味，所以我们读《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xiù）如兰”中的“臭”就很好理解了。如果把“臭”讲为动词或形容词，这句中的“臭”就无法理解了。又如《荀子·王霸》：“口欲菘味，鼻欲菘臭”，这句中的“臭”

也是指的气味，不当动词讲，也不当形容词讲。再如《论语·乡党》：“食饔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它的意思是：粮食霉烂，鱼和肉腐烂，都不要吃。食物颜色难看，不吃。气味难闻，不吃。这儿的“臭”还是当气味讲。象这类的例证很多，就不一一赘叙了。

古代香气可称为“臭”，作为香气反面的秽气也可称为“臭”。不过读音应为“chòu”。比如《晋语》：“惠公改葬申生，臭彻有外。”《昌言·理乱》：“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孔子家语·六本》：“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这些地方的“臭”都是指秽气。总之，不管香气也好，秽气也好，“臭”的本义是气或气味，这是很明显的事实。王力在《古代汉语》第二一七页上辨之甚详，也可佐证。

既然“臭”的本义是气或气味，那么，杜诗的本意就明显了：在有钱有势的人家里，正轻歌曼舞，杯盏交加，弥漫着酒肉的香气。而广大的荒野上，却到处是冻死了的穷人的骸骨。朱门之内和朱门之外只有一墙之隔，但在生活上就截然划分成两个不同的世界，这是一幅多么鲜明的图画啊！

然则杜甫的这有名的二句诗是从何而来的呢？是在这样的现实事实面前产生的：天宝十四年冬十一月，杜甫由长安赴奉先去探望寄居在那儿的家属。而经过骊山时，唐玄宗和杨贵妃等人正在华清宫避寒。“君臣留

欢娱，乐动股胶葛。赐浴皆长纓，与宴非短褐”，“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桔”。日以继夜的宴会上烟雾弥漫，炉香袅袅，一队队冰肌玉质的舞女们宛如仙女一样翩翩起舞，一曲曲急管繁弦响彻云天，真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醉生梦死啊！杜甫对这帮祸国殃民的豺狼们荒淫无耻的生活作了详尽的描述和深刻的揭露之后，立即紧收一句而高度概之曰：“朱门酒肉臭，路有冰死骨。”这显然是对整个封建社会豪门贵族骄奢淫逸的生活最有力的典型概括，哪儿是说他们的酒肉已经腐烂了呢？你看他（她）们穿的是薄雾般的蝉翼纱，吃的是如白玉般的香橙，住的是神仙般的琼楼玉阁，哪一样不鲜彩精美、灿烂夺目呢？如果说杜诗的本意是说他们的酒肉因陈放而腐烂不可食的话，那么肉烂曰臭尚可，但酒也能说“酒臭”么？更何况有的酒是越放得久而它的味道更甘美呢？并且从古人的习惯用语来说，鱼腐烂曰馁，肉腐烂叫败，故《论语·乡党》有“鱼馁而肉败”之说，表示已经腐烂的肉是“败”而不是“臭”。所以无论从文字的结构上说，或从杜诗的意境上说，或从古人习惯用语上说，把杜诗的“臭”讲为动词或形容词，窃谓都是不恰当的、歪曲的解释。

当然，孤证是难以成立的。杜甫在其它诗句中把“臭”也是否用为名词呢？杜甫在

### （上接第38页）

归结他所走过的道路，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他在生活的道路上永不止步，探索，探索，再探索。正如他在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中所说：“我正爬着。但是我想再学下去，站起来。”

### 注 释

-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330页
- ②⑦瞿秋白《鲁迅杂感序言》
- ③鲁迅《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 ④毛泽东《实践论》

他的诗歌中用“臭”共三处，另外的二处，一处是《驱竖子摘苍耳》中的：“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这句中的“臭”显然是说有钱人家酒气肉香的味道薰人，而不是说他们厨房中的肉已经腐烂了。再一处是《遣闷》中的：“妖孽关东臭，兵戈陇右疮。”这句中的“臭”是不是说妖孽在关东已经腐烂了呢？显然不是。我们知道，鱼馁肉败之后会发出一种臭气，所以古人就把“臭”引申为“败”。杜甫这句诗中的“臭”正是用它的引申意义“败”。它的意思是说妖孽在关东遭到失败，而战争在陇右还进行着。从“朱门酒肉臭”、“富家厨肉臭”和“妖孽关东臭”三句中可以清楚看出，杜甫在前两句中用的是“臭”的本义而不是引申义。

那么“臭”字是否也有如林、肖二人所说的那种解释呢？有的，但不像杜诗的这种格式。比如《荀子·礼论》：“三臭之，不食也。”这儿的“臭”字当“闻”讲，是动词，并且还带了宾语“之”。再如《荀子·荣辱》：“彼臭之而无嫌（qian）于鼻，尝之而无甘于口。”用法与上面的相同，也是带了宾语的。当“臭”作动词这类词用的时候，往往写成嗅或嗅并带宾语。但是，虽然它们作动词了，也无“腐烂”之意。如果把“三臭之”的句式和“酒肉臭”的句式作一个比较，不更显出杜甫的“臭”应作名词“气”或“气味”解释吗？

- ⑤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
- ⑥鲁迅《俄译本〈阿Q正传〉序》
- ⑧鲁迅《故事新编·序言》
- ⑨鲁迅《我怎样做起小说来》
- ⑩鲁迅《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片断》，（见《鲁迅研究资料》第5辑第23页）
- ⑪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 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94页
- ⑬鲁迅《论睁了眼看》
- ⑭茅盾《玄武门之变·序》
- ⑮茅盾《叶紫作〈丰收〉序》
- ⑯楼适夷《鲁迅二次见陈赓》，见《鲁迅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 ⑰鲁迅《致姚克》，《鲁迅全集》第十卷第255页
- ⑱鲁迅《〈毁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后附记》